



丽江古城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“丽郡从来喜植树，山城无处不飞花。”这是前人对丽江春天的最好概括。且不说泸沽湖上洁白的水菜花、束河古镇大片的油菜花，单是古城里的那些缤纷花朵，就足以让我们陶醉其中。

最先让我们获得这个感受的，却是在远处俯瞰着古城的玉龙雪山。站在城郊玉河岸边凭栏眺望，只见玉龙雪山矗立天边。山顶终年积雪不化，晶莹剔透的雪峰错落有致，宛如玉龙腾跃。起伏簇拥的13座山峰，恰似绽放蓝天的雪莲花，那么美丽，那么婉约，那么圣洁，那么高贵，用吉祥幸福的寓意，带给古城人美好的向往与祝福。

真正让我们见证丽江繁盛花事的，是城边那条网红樱花大道。古城人在这条大道两旁栽种了成千上万株樱花树，树干高挺整齐，树龄都有些年头了。烟花三月，丽江春暖，樱花们不负春光恣意盛开，远望如彩霞

飘落。一树树遒劲的枝干，托举着无数粉红的花朵。站在树下抬头望去，视野全被盛开的樱花挤满。阳光透过繁盛的花朵照下来，也被染上一丝丝粉红。偶有山风吹过，无数樱花雨随之飘落，在树下铺满缤纷落英。徜徉在樱花树下，流连在樱花丛中，心中涌起无数关于春天的美好词汇：蓬勃、热烈、浪漫、多情、婉约，春风十里，春深似海……但都不足以描绘眼前的景象。

在丽江，在春天，玉峰寺因花而名。特别是农历二月初八、纳西族“三多节”前后，玉峰寺的“万朵山茶”迎来盛花期，这里更是游人如织。这是一株“一枝表两朵、一树开两花”的山茶树，原是不同品种的两株山茶，一为九蕊十八瓣的“狮子头”，一为五寸盘大喷雪吐焰的“孩儿面”，因栽种时靠得很近，长大后两株树便挨到一起，如忠贞不渝的一对情侣，长相厮守了几百年。山茶立

春前后初放，立夏前后花尽，7个节令百余天中，先后开放20几批，每批千余朵，每年开花两三万朵，故名“万朵山茶”。山茶花开时，有的单花缀枝，有的并蒂开放，枝条交错，难解难分。十里八乡的居民前来玉峰寺“赶茶花，逛茶花”，身着节日盛装，跳起欢快的舞蹈，为这片茶花增添了缤纷的色彩。

游览丽江古城，一般是从玉河广场开始。广场的亭台楼阁间栽种着不少花树，也都趁着眼下的大好春光，纷纷亮出了最美的姿容。其间的樱花树最为惹眼，东一树西一树，如燃起的熊熊篝火。十里香洁白如雪，果然香飘十里，那扑鼻的清香，令人神清气爽。紫藤花的蓝紫色别具一格，蓬蓬勃勃地铺满花架，也有一些花朵垂吊成帘。曲径旁有杜鹃悄悄开放，玉河边有山茶吐蕊，丽江花事真是无处不在。

玉河广场旁，矗立着一架巨大的水车。自黑龙潭流来的雪山融水穿过玉龙桥，在此分成三条支流，然后再分成若干水系。玉河用无数清澈的涓涓细流，将古城的日子串联成篇，成一部用鲜花标注的、厚重耐读的岁月之书。

听着叮咚的流水乐音，我们走进了古老的丽江，走进了木府、五凤楼、四方街。身边的巷道都曲折幽深，远望看不到尽头。几乎每条街巷、每处庭院，都有流水相伴。这些流水穿过大大小小的沟渠，穿过数百座平桥、拱桥、石桥、木桥，在一道道闸门、水坝之间跳跃，翻卷着洁白而晶莹的浪花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五彩的霓虹灯映照在水渠里，将那些绽放的浪花映衬得更加绚丽夺目，宛如绽放在夜色里的朵朵鲜花。

街巷里，独具风情的建筑鳞次栉比，门脸多古旧斑驳。坐落在高处的院落宁静幽深，融合了中原文化和

藏、彝、白、纳西民族元素的建筑雕梁镂空，飞檐翘角，古朴典雅。一些人家的门楣上，书写着东巴象形文字、梁柱、门楣和雕窗上装饰着木雕的鲜花图案，彰显出古城人家的安宁富足，表达着花朵般美好的憧憬。

临街的商铺生意繁忙，售卖着鸡豆凉粉、云南烧烤、糯米粑粑等特色美食，以及东巴纸、东巴绘画、民族刺绣等工艺品。其中，鲜花饼最惹人关注，香甜的气息老远就能闻到。丽江是鲜花盛开的城市，古城人擅长把玫瑰等鲜花做成“三分皮、七分馅”的点心，甜而不腻、入口即化，让日子不仅美在眼里，更甜到心里。

借助玉龙雪山的润泽，丽江这座始建于宋末元初的古城，把鲜花美学运用到了极致。街巷的每条水渠边都砌着围栏，围栏旁种着不见空隙的花草。藏藁的绿草和绚烂的花朵，或排列在围栏上，或垂吊在水渠上，望去如镶嵌的花边。每一座桥头，每一处石级旁，每一间店铺前，无不摆放着若干花盆、花钵，栽种着一株株、一蓬蓬、一簇簇花草，闪烁着鲜花的丽影芳踪。古城人家的庭院内外，到处鲜花盛开，或垂挂在屋檐下，或栽植在门道旁，或生长在花园中。

茶马古道上的丽江，历史上饱经战火、历尽沧桑，但丽江人善于用鲜花花化解苦难，创造美好。月光下的四方街，一群身着民族服装的当地居民踏着欢快的节拍，跳起热烈的舞蹈，摆手、跺脚、扭腰，一招一式认真投入。游客们被感染着、鼓动着，纷纷加入其中，舞队扩大了一圈又一圈，气氛越来越热烈。此时的四方街，缤纷绚烂的色彩流动着、交融着，宛如姹紫嫣红的大花园。

来自远方的客人也感受到，丽江的花事不受时令限制，常年有花开，四季春常在。

进入3月下旬，玄武湖的春天便谁也拦不住了，满园春色像决堤的海一样向我们涌来。

高大斑驳的明城墙似乎年轻了百岁，沿着湖边舒展着腰身，一路向前，奔向紫金山的深处。

高的是一株株玉兰花，如雍容华贵的唐代贵妇，一律举着一盏盏紫色、白色的灯盏，努力向上攀爬。在春天的深处，在如此明媚的时节，谁不想更加扎眼一些呢？

低的是身着彩衣的郁金香和一袭紫裙的二月兰。

郁金香在大道两边亭亭玉立，一棵棵手举金杯，斟满春风的美酒，捧给行进的路人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走进玄武湖的游客无不被郁金香的热情好客打动。

二月兰一如既往地蜷缩在水杉树的脚下，相比于玉兰花的大开大合，显得尤为低调。

海棠花、紫荆花也不容忽视。它们天马行空，无拘无束，一串串地紫，一串串地红，像要把春天的浓艳色彩，一股脑儿地堆在你的眼前。

风静的时候，湖边垂柳就是睡醒了的大地喷出的袅袅炊烟，让人如遇一缕乡愁。风动的时候，它们又摇身变为身姿苗条的姑娘，借春风的木梳，轻轻打理起秀丽的长发。

是春天染绿了玄武湖，还是玄武湖染绿了春天？谁也无从知晓。只有成群结队的游船争先恐后地入水，如一群群欢快的鸭子，在一碧万顷的绿波上，比试春天的速度。

玄武湖景区共有环洲、梁洲、翠洲、樱洲、菱洲五洲，每洲景色各有不同。春天属于樱花烂漫的季节，樱洲当仁不

让成为玄武湖的明星主角，一路玉兰、海棠、紫荆的吆喝，也留不住游人赏樱的急切脚步。

樱洲的樱花开得正好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一片片，一丛丛，一团团，似云，似霞，似雾，让人如入仙境。

这里的樱花多属白色迎春早樱。树枝干净挺拔，树叶还没来得及冒出新芽，爱出风头的樱花已经抢先绽放了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有风的助力，光影在花瓣之间来回跳跃反射，整棵樱花树就是一团银色的雾，整排樱花树就变成一条银色的长廊。人人其中，瞬间也变得清丽脱俗，仿佛来自一个银色的世界。

春天的阳光新鲜娇嫩，春天的白樱美得超凡脱俗。两者组合，可谓人间绝配，怎不令人心神摇曳呢？

樱洲颇有匠心。洲中央一片白樱之中，零零星星植有几株粉色早樱。远远一看，还以为是哪家红衣女子于花间踏歌起舞。

有人说樱花要成片成群才美，其实不然。樱洲草坪上就有一棵白色早樱，高大突兀，腰围过尺，整个树形如伞，树龄应有百岁以上了。它的花瓣比其他樱花瓣大出许多，也更加丰满，一朵是花，一串是银，一棵就是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。

从樱洲出来，站在通往菱洲的观山桥上，玄武湖的春天正在脚下奔涌喷发。每一株草，每一棵树，每一束花，都在向前急急赶路，争做春天最明亮的部分。

无数的人也在加快脚步，涌入春天。是的，把明亮交出去，把微笑交出去，像一棵草一样，像一棵树一样，像一束花一样，我们都是春天。

春醉花朝

□ 赵佩蓉

倘若到杭州西溪湿地游春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摇橹小船。那木舟通常漆成暗红色，船身窄长，船舱支起缙着花边垂着流苏的篷顶，拥有专属的称谓“西溪橹”。一个船夫在船头使桨，点水，侧拨，扳回，身体俯仰之间，在翠绿水面推开波纹。一个船夫在船尾把橹，握住橹柄，有节奏地一来一往。伴着“吱呀吱呀”的轻响，小船晃晃悠悠，在水之肌肤上缠绵。水不深，很平静。慈姑、水葱，还有点铜钱大小的苕荪，稀疏而平静，一点点的绿，暖玉一般温润，将水染得越发清丽妩媚。那意境，应该是徐志摩在诗里说的：“软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底招摇。”小船过处，植物的丰茂气息便窜过来。当然，滴溜溜的鸟鸣时时叩碰着耳膜，让人欣喜，有多久没有听到如此自由如此清脆的声音了。

水与岸紧密依偎，水奉献出澄澈的波光，岸描画出绰约的曲线。穿过普济桥，水面豁然开明。从船头引颈而望，隐在竹树深处的亭台轩榭近了，又远了。桃李春风中，飘扬着的酒旗、马头墙的剪影，渲染出水墨画卷。江南的水岸，是少不了柳树的。正是春二月，阳光像新酿的佳醪一样温和。柳条垂下来，丝丝缕缕，柔柔软软，淡淡青色中透出浅浅黄晕。水中不时有黑点移动，那是绿头鸭或者鸳鸯。它们稚嫩的身体滑过岸滩，憋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翅羽被暖阳抚摩、被春水清洗，确实有太多的话要跟和煦的、微醺的阳光倾诉了。邻船相望，年轻女子皆着华服，梳云髻，饰花簪，笑语嘤嘤，恍如跌进宋朝繁华。

上了岸，沿着绿堤走。勋章菊、风铃草、扶桑、杜鹃，姹紫嫣红开遍，一派人间天堂。樱花的阵势最大，粗糙的树皮偏开出水嫩的繁花。倘若以“饱满肥硕”为标准衡量，单朵的樱花过于小巧。樱花胜在成团成簇，每一簇上有几十朵或含着的苞或展开的蕊，蔚为汪洋。春雾般的淡淡青绿来自花柄，来自酝酿着绽开的蓓蕾。微风起时，花瓣漫天飞舞，在半空中辗转，好像无数的羽毛在翩跹，又好像雪片在回旋。一条曲折路径，被落英覆盖。路人不忍踩踏，又欣喜又为难。

拐个弯，一大片蔷薇依篱而生，曲曲弯弯地攀爬。蔷薇走的是山野女孩路线，点点娇红的花骨朵，搭配深绿色的叶子，大红大绿，大俗大雅。性子急的，全开了。粉色的单瓣、嫣红的双瓣，颤巍巍地从藤叶之中探出来，好像一群憋了一肚子委屈的孩子，终于熬过寒冬，忍不住咯咯地笑。

芙蕖正在盛放。这种俗称“木绣球”的植物，有着青色的阔叶。花朵的开放是一项大工程，不能推进得过于仓促，芙蕖在色彩变化上呈现出精细的过渡：褪去花蕾的淡绿色，逐步泛白，趋近瓷白，最后纯白色的花朵聚拢在一起，成为雍容的花球。“一带千花白玉团”，芙蕖的美，令人心神皆安。

“太美了，太美了，怎么可以这样美呢？”我身边，一群初到杭州的东北人在欢呼。北方的春天，群山与河流被积雪覆盖，所有的树木都光秃秃沉默着。行走间，西溪早已春水绿波，花开似锦，连路人的眉梢都含着喜气。

相挽扶着，每一颗心里都奔涌着春天到来的喜悦。是的，浙地风俗，春序正中，要祭祀春神，郊游踏青，庆祝百花盛开。这个依偎春分节气派生的节日，被称为“花朝节”。杭城花朝节，始于唐代，盛于南宋。古籍有载，杭城风俗，二月十五为花朝节。百姓要种花栽树、舞龙舞狮，以示对春天的喜爱。自2011年复兴花朝传统以来，每年春天，西溪都会举办“花神”巡游、“卖花郎”串街、美食品鉴、花朝市集等盛大活动。

美人如花。在盎然春意中降临西溪的“花神”们是和花朵一样美丽的风景。提着花篮，摇着香扇，她们的翘头履细碎地叩击蜿蜒石径。看，那个身穿莲青色罗裙、垂着长长水袖的是“桃花花神”。那张粉白中透着嫣红的俏脸上，一双细长的丹凤

眼左顾右盼，好像碧桃将开未开。她在花径中袅袅婷婷走出来，曳地裙角轻轻扬起，仿佛一片闲云一片飞絮，携来春天温软的气息。“百花生日是良辰，未到花朝一半春……”朱唇微启，浅浅歌吟从唇间轻轻送出，像春风拂过大地，像春水漫上菖蒲，连翻飞的鹭鸟也停下了脚步。

跟随在“花神”周围的，是“卖花郎”。20岁出头的货郎，身着浅青色汉服，同色帽子上点缀着艳丽花纹。他摇着拨浪鼓，肩背发亮的竹篓，里面是满当当的货品：鲜花、纸扇、香包、风筝、绸伞，如同流动的百货店。一大群孩子尾随，簇拥。一时间，美人手掩唇齿吃吃的笑声、孩童追逐打闹声、路人招呼声、相机手机咔嚓声不绝于耳。大家都倾倒在西溪的春天里。



西溪湿地花朝节，“十二花神”水上巡游。景区 供图

油菜花里的乡愁

□ 黄树生

山远远近近围着田野，田野上挤着高高低低的油菜花，有的褪去青绿，有的点染金绒。从高处看，山村、屋舍、花田，都点染在一幅阳春三月的画中。

风筝在田野上起伏，蜜蜂在花间飞舞，花海就有了立体的形状。春风不打招呼，将早开的樱花一片片撒向阡陌。游人徜徉，绕着村寨不舍离开。

在贵州六枝特区，油菜花开得最热闹的地方是木岗镇。这里坝子平，面积大，花期长，活动多。四面八方的人来，把它叫成了“花海木岗”。

许是有了村落，才有眼前花海。村寨都上了年纪，住瓦窑村深处，石墙、古道都是旧时模样。樱花、桃花，不经意间从某个墙角冒出来。村道两旁的白墙上，描摹着布依族传统习俗。

屋檐高低错落，让洒进来的阳光分出晦明，飘进来的风雨改变方向，冷暖雕刻四季，辗转梳理光阴。这样的错落多了，村庄便有了层次。人们进进出出，把希望一缕缕往家里捧。

“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。”

这里同样，人们喜欢住在春天。春光打理好了村前村后的“大花园”，自家小院则需要自己侍弄。石板、瓦块一垒，便是“花盆”，迎春花、梨花随意点缀，更不必说油菜花，那是此时山乡大地的底色。到处是花的影子，还有泥土的淡淡芬芳。

车聚在村口，人散在田野，鸟划过天空。引车贩浆的小贩挤到油菜花艺术节会场周边，吆喝声、喧闹声，还有歌舞声，起伏的氢气球和烧烤炊烟不断将它们引向高空。这些成了花海的另一种景象。

久违了，来的人都会慨叹一声。大部分人心里住着童真或乡愁，他们到热闹的地方，搜寻与灵魂契合的诗和远方。从繁华处来，行走此间，放浪形骸。在春风与阳光中，我看到他们抖落包袱，轻快从容，乘兴而归。

乡村也变了。它们是花海的主人，像久待游子归乡的母亲，那么亲切。她们扫榻相迎，站着盼望你来，不舍得你

走。她们话多了，笑容也多了。此时，乡村比过年还热闹。

小吃摊随便逛去，遇到家乡婶婶卖自制的“毛香粑”，唤一声，尝一口，咸香软糯，是记忆中的味道。卖相也好，看，绿中泛黄，竟是在揉面时加了油菜花——除了欣赏，花也能吃进肚中。

一位卖烧烤的大娘热情地打招呼，竹签烤肉两元一串。我问，别人只卖一元，你的贵些？大娘笑说，她的肉串是自家买上好五花肉腌制的，与别人的半成品不同。

凉粉小妹、“怪噜洋芋”大叔、氢气球小哥也来了。春的脚步翻山越岭，他们早已收到风写的邀请函。山的另一边，草莓基地门口车水马龙。草莓脚足劲、张红脸，也赶不上游客采摘的步伐。村口狗儿跑累了，最喜欢花田草垛，沐着春阳，躺下便是一天。

农人在机耕道上摆着油菜特产：蜂蜜、菜籽油、菜花酒……他们忙碌，他们收获，他们执掌一支支笔，写活了“油菜花经济”文章。

能留住乡愁的还是乡村：春山、花海、老屋，潺潺的溪流，古拙的石桥，褪色的楹联。不变的田间小道，不变的乡亲乡情。还有篝火晚会、红灯笼、梁间月……

有人说，他乡愁不下灵魂，故乡容不下肉身。年轻人从春暖花开的农村“逃出去”，肉身流浪，灵魂漂泊。但最后，兜兜转转才发现，心灵最好的栖息地，还是故乡。

很多人来打卡，为灵魂标记一个栖息点，留待以后反刍、回味。在熙熙攘攘中，一次次回望，一遍遍回想，乡村超脱物质，成了一种精神。

踏进花海的人，身心一下子空了。惊喜，欣慰，叹息……或茫然四顾，不知西东，但更多的是把灵魂袒露在阳光和春风中。近乡情怯的人，跨越千山万水，穿过人山人海，最终看到的还是那片油菜花。

每个人都想从头来过，春天知道，只是不说。